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
第二十三回 天師局李慶年弄計 賽金樓佘老五爭娼

話說周庸祐在近香樓飲了壽筵之後，因夜深了，著馮少伍打發了賞封，先自回府去。馬氏接著了，知周庸祐有了酒意，打點睡了去。次日，馮少伍來回道：「大人的岳降，已是過了。前兒在附近重慶戲院買了這所宅子，現在拋荒去了。因大人說過，要在那裡建個花園，怎奈八月是大人的人生辰，不便動土興工，若到十月，又是幾位姨太太生辰。只有這九月沒事，這會子就要打點打點，在九月內擇個日子興工，不然就是一月延多一月，不知何時才築得妥了。」馬氏答道「是」，又道：「你可像在城裡舊宅子建築戲台一般，尋個星士，擇個日子，謹慎些兒，休要衝犯著家中人口才是。」馮少伍道：「是自然的，但不知撥哪一筆銀子興工，還請夫人示下來。」馬氏道：「現在大人占了股份的那銀行，是不大好，銀子起的不易。只是耀記的銀店，是我家裡存放銀的所在，除了咱的和各姨太太存貯的，就在大人名下的，拿張單子起了來使用罷。」馮少伍道：「我昨兒到耀記坐坐，聽說近來銀口也緊些兒，還問我籌附五七萬應支，只怕起的不易。若銀行裡大人放占股份三十來萬銀子，料然起回三五萬不妨。」馬氏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勉強起些，就名聲不大好了。既是耀記銀行銀口緊了，橫豎建這花園，不過花費一二萬，現省城裡十數間行店，哪處起不得？且本年十二宅那裡，還未得關書裡那十萬銀子投將來。除現存府裡不計，我家存放在外的銀子正多，任由你在哪一處取撥便是。」

馮少伍答聲「理會得」，下了來，一面擇過日元，卻是九月初二日是吉星照著，便好興工。先自回過馬氏，就尋起做的店子估了價，頭門外要裝潢裝潢，內面建所大廳子，預備筵宴賓客之用。餘外又建樓台兩座，另在靠著戲院之旁，建一所亭子，或耍來聽戲，或是夏秋納涼，倒合用著。其餘雕欄花砌，色色各備，自不消說了。只因趕緊工程，自然加多匠工。果然一月上下，早已竣工。是時省港親朋，因周家花園落成，莫不到來道賀，即在花園裡治具，向親朋道謝。至於省中道賀的親朋，少不免要回省一遭，邀請親朋一醉。

周庸祐自與馮少伍回省，到過三姨太、八姨太那裡之後，隨到談瀛社。那時一班拜把兄弟，都見周庸祐久不到談瀛社，這會相逢，料自然有一番熱鬧。只就中各人雖同是官紳之家，惟一二武員劣井，在談瀛社內，除了花天酒地，卻不免呼盧唱雉，或抹牌為賭，因談瀛社內面比從前來往的多。今見周庸祐回了來，因前時香港地面牌館還多得很，周庸祐在港地一賭，動說萬數。這班人見他來了，如何不垂涎？內中一位拜把兄弟李慶年，先懷了一個歹心，早與一位姓洪字子秋酌議，要藉一個牌九局，弄些法兒，好賺周庸祐十萬八萬。洪子秋聽了大喜，因付周庸祐錢財多得很，且手段又是闊綽，縱然輸了五七萬，料然不甚介意；況他向不是江湖子弟，料看不出破綻來。

主意既定，又付談瀛社內來往的多，不便設局，便另僱一花舫，泊在谷埠裡，說是請周庸祐飲花酌酒，實則開賭為實。由洪子秋出名，作個東道主，另聘定一位賭徒出手，俗語稱此等角式為師巴，都是慣在賭場中討生活，十出九勝的了。那周庸祐因有李慶年在局，是稱兄稱弟的朋友，也不防有別的蹺蹊，且又不好卻洪子秋的好意。到那一夜，果然修整赴席。統計花舫之內，連姓周的共七人，座中只認得李慶年、洪子秋，餘外都是姓洪的朋友。到初更後，因為時尚早，還未入席，先由李慶年說道：「現時尚早，不如設一局作玩意兒也好。」那李慶年說了，即有一個人答應著一個好字，跟手又是洪子秋贊成。

周庸祐見各人皆已願意，自己也不好強推，因此亦應允入局。但自忖道：看他們有多少家當，我若贏了他，恐多者不過三五萬，少的只怕三五千；若我輸了時，就怕十萬廿萬也未可定，這樣可不是白地吃虧？只既允了，不可不從，便相同入局。初賭三兩巡，都無別的不妥；再歷些時，各人注碼漸大起來，初時一注只是三二十金，到此時已是七八千一擲。周庸祐本是好於此道，到這時，自然步步留神。不提防李慶年請來的賭手，工夫還不大週到，心內又小覷周庸祐，料他富貴人家，哪裡看得出破綻，自不以為意。誰想周庸祐是個千年修煉的妖精，憑這等技術，不知得過多少錢財。這會正如班門弄斧，不見就罷；仔細一看，如看簷前點水，滴滴玲瓏，心中就笑道：這叫做不幸狐狸遇著狼虎，這些小技，能欺騙別人，如何欺騙得我過？今兒又偏撞著我的手裡，看他手段，只是把上等牌兒疊在一起，再從骰子打歸自己領受。

周庸祐先已看真切時，已負去一萬銀子有餘，即托故小解，暗向船上人討兩牌兒，藏在袖子裡，回局後略賭些時，周庸祐即下了十五萬銀子一注，洪子秋心上實在歡喜。又再會局，周庸祐覷定他疊牌，是得過天字牌配個九點，俗語道天九王，周庸祐拿的是文七點，配上一個八點一色紅，各家得了牌兒，正覆著用手摸索。不料姓周的閃眼間將文七點卸下去，再閃一個八點紅一色出來，活是一對兒。那洪子秋登時面色變了，明知這一局是中了計，怎奈牌是自己開的，況賭了多時，已勝了一二萬銀子上下。縱明知是假，此時如何敢說一個假字？肚子裡默默不敢說，又用眼看看李慶年。李慶年又礙著周庸祐是拜把兄弟，倒不好意思，只得搖首歎息，詐做不知。周庸祐便催子秋結數。洪子秋哪裡有這般方便，拿得十來萬銀子出來？心上又想著與李慶年兩人分填此數，只目下不敢說出。奈周庸祐又催得緊要，正是無可奈何，便有做好做歹的，勸子秋寫了一張單據，交與周庸祐收執。沒奈何，只得大家允諾。是夜雖然同飲花筵，卻也不歡而散。

各人回去之後，在洪子秋心裡，縱然寫了一張單據，惟立意圖賴這一筆賬項。只是周庸祐心上如何放得過？縱然未曾驚動官司，不免天天尋李慶年，叫他轉致洪子秋，好早完這筆賬。獨李慶年心上好難過，一來自己靠著周家的財勢，二來這筆賬是自己引洪子秋出來，若是這筆數不清楚，就顯然自己不妥當，反令周庸祐思疑自己，如何使得？便乘著轎子，來找洪子秋，勸他還了這筆賬。洪子秋心裡本不願意填償的，自是左推右搪。李慶年心生一計道：「那姓周的為人，是很大方的，若不還了他，反被他小覷了。不如索性還了，還顯得自己大方。即遇著怎麼事情，要銀用時，與他張挪，不怕不肯。」洪子秋聽了，暗忖姓周的確有幾百萬家財，這話原屬不錯。遂當面光了李慶年，設法挪了十來萬銀子，還與周庸祐，取回那張單據，就完結了。後來姓洪的竟因此事致生意倒盤，都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姓洪的還了這筆款與周庸祐，滿望與周庸祐結交，誰想周庸祐得了這十來萬銀子，一直跑回香港去，哪裡還認得那姓洪的是什麼人。自己增了十萬，道是意外之財，就把來揮霍去了，也沒打緊。因此鎮日裡在周圍裡會朋結友，從新又有一班人，如徐雨琴、梁早田，都和一塊兒行步，若不在周圍夜宴，就赴妓院花筵。

那時周庸祐又結識一個賽鳳樓的妓女，喚做雁翎。那雁翎年紀約十六七上下，不特色藝無雙，且出落得精神，別樣風流，故周庸祐倒看上他。只是那雁翎既有這等聲色，就不持周庸祐喜歡他，正是車馬盈門，除了周庸祐之外，和他知己的，更不知幾人。就中單表一位姓餘的，別字靜之，排行第五，人就喚他一個佘老五排名。這時正年方廿來歲，生得一表人材，他雖不及周庸祐這般豪富，只是父親手上盡有數十萬的家財。單是父親在堂，錢財不大到自己手上，縱然是性情豪爽，究不及周庸祐的如取如攜，所以當時在雁翎的院子裡，雖然與雁翎知己，惟是那天下第一號的揮霍大名，終要讓過周庸祐去了。獨是青樓地方，雖要二分人才、三分品貌，究竟要十分財力，所以當時佘老五戀著雁翎，周庸祐也戀著雁翎，各有金屋藏嬌之意。論起佘老五在雁翎身上，花錢已是不少，還礙周庸祐勝過自己，心上自然不快。但姓餘的年輕貌美，雁翎心上本喜歡他的，爭奈身不自由，若是嫁了佘老五，不過取回身價三五千，只鴿母心上以為若嫁與周庸祐，怕是一萬八千也未可定。故此鴿母與雁翎心事，各有不同。

那一日，周庸祐打聽得佘老五與雁翎情意相孚，勝過自己，不如落手爭先，就尋他鴿母商酌，要攜帶雁翎回去。鴿母素知周庸祐是廣東數一數二的巨富，便取價索他一萬銀子。周庸祐聽了，先自還價七千元，隨後也八千銀子說妥。鴿母隨把此事對雁翎說知，雁翎道：「此是妾終身之事，何便草草？待妾先對餘姓的說，若他拿不得八千銀子出來，就隨姓周的未遲。」鴿母聽了，欲得不依，只是香港規則，該由女子擇人，本強他不得；況他只是尋餘五加上身價，若他加不上時，就沒得可說。想罷，只得允了。

那時周庸祐既說妥身價，早交了定銀，已限制雁翎不得應客，雁翎便暗地請余老五到來，告以姓周的說妥身價之事。余老五聽得是八千銀子，心上嚇一怕，隨說道：「如何不候我消息，竟先行說妥，是個什麼道理？」雁翎道：「此事是姓周的和鴛母說來，妾爭論幾回，才尋你到來一說。你若是籌出這筆銀子，不怕妾不隨你去。」余老五道：「父兄在堂，哪裡籌得許多？三二千還易打算，即和親友借貸，只是要來帶卿回去，並非正用，怕難以開口，況又無多時候，如何是好？」雁翎聽罷，好不傷感。又說道：「妾若不候君消息，就不到今日了。你來看姓周的十來房姬妾，安回去怎麼樣才好？妾自怨薄命，怎敢怨人？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余老五躺在牀上，已沒句話說。雁翎又道：「既是無多時候，打算容易，若妾候君十天，卻又怎地？」余老五一聽，就在牀躍起來說道：「若能候至十天，盡能妥辦，斷沒有誤卿的了。」雁翎心上大喜，便喚鴛母進來，告以十天之內，候姓餘的拿銀子來，再不隨周庸祐去了。鴛母道：「若是真的，老身橫豎要錢，任你隨東隨西，我不打緊。若是誤了時，就不是玩的。」余老五道：「這話分明是小覷人了，難道這八千銀子，姓餘的就沒有不成？」那鴛母看余老五發起惱來，就不敢聲張。余老五便與雁翎約以十天為期，斷不有誤，說罷，出門去了。

鴛母見余老五仍是有家子弟，恐真個尋了銀子出來，就對周庸祐不住，即著人請周庸祐到來，告以余老五限十天，要攜銀帶雁翎的事。周庸祐聽了，本待把交了定銀的話，責成鴛母，又怕雁翎不願，終是枉然。忽轉念道：那雁翎意見，不願跟隨自己，不過礙著有個余老五而已。若能撇去余老五，那雁翎自然專心從己，再不掛著別人了。想罷，便回府去，與徐雨琴商量個法子。徐雨琴道：「如此甚易，那余老五的父親，與弟向有交情，不如對他父親說道：他在外眠花宿柳，冶游散蕩，請他父親把余老五嚴束，那余老五自然不敢到雁翎那裡去，這便如何帶得雁翎？那時，不怕雁翎不歸自己手上。」周庸祐聽了，不覺鼓掌稱善，著徐雨琴依著乾去。正是：

方藉資財謀贖妓，又施伎倆暗傷人。